民歌《茉莉花》在欧美的流传与演变考——1795－1917

宫宏宇

摘　要： 18世纪传到海外的中国民歌中，《茉莉花》无疑是最有名、流传最广的一首。通过使用一些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的西文文献和历年来海外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来考察《茉莉花》在海外的流传与演变，可以达到为中国音乐在海外流传研究勘误和补遗的目的。

关键词 《茉莉花》；惠纳；巴罗；坎姆布拉；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 J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71（2013）03－0079－14

引　言

18世纪传到海外的中国民歌中，《茉莉花》是最有名、流传最广的一首。无疑是由于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多次用到其旋律的原因，关于该曲在海外流传的文章报道多如牛毛。通俗报道性的短文不算，学术性的考证文章也时有出现。不仅音乐学界的顶尖人物有论文发表，如钱仁康的文章《〈妈妈娘好糊涂〉和〈茉莉花〉在外国》[1]《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2]，文史学界的翘楚也时有著述，如台湾近代史学家王尔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茉莉花〉等民歌西传欧洲二百年考》一文出现①；2006年，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也有《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西传与东归》[3]一文问世。此外，近年来国内音乐界的学者在讨论中西音乐交流或中国音乐在海外时，也都不忘以《茉莉花》为例，重复引述②。然而国内音乐学界关于《茉莉花》在海外流传的研究，目前仍只停留"啃老"的水平上——即转述（有些甚至是抄袭）钱仁康先生上世纪的研究。除了缺乏对该曲在海外传播及流变过程中众多史实的挖掘与分析外，在研究的着重点与取向上也颇显单一。目前可见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聚集在两个方面：要么是对1793年英国来华使团成员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4]中有关章节的叙述加以重述；要么就是就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对《茉莉花》曲调的运用大书特书③。即使是上述类的论著，在文献的考证与融通上，音乐界的学者也都完全依赖钱仁康先生上世纪的研究，完全谈不上有任何超越。难道《茉莉花》在海外的研究已到尽头了吗？笔者不揣鄙陋，拟通过使用一些目前尚未被有效利用的西文文献和历年来海外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茉莉花》在海外流传研究上的一些瑕漏予以纠正；二是通过提供更多《茉莉花》在欧美流传的案例，为钱仁康先生一文补遗。本文将具体讨论以下问题：一、《茉莉花》在欧美最早的版本及其异同；二、作为沙龙音乐的《茉莉花》；三、作为世界各民族音乐教学和音乐史教材的《茉莉花》；四、欧美期刊论文、民歌歌谱集及百科全书中的《茉莉花》；五、19世纪来华西人笔下的《茉莉花》；六、作为音乐会和军乐队曲目的《茉莉花》。

收稿日期： 2012－08－13

作者简介： 宫宏宇（1963～），男，哲学博士，现任教于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

课题来源：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与推广》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0JZD0011）。

一、《茉莉花》在欧美的最早的版本及其异同

谈到民歌《茉莉花》在欧美最早的流传时，国内学界一般都依照钱仁康先生之说[2]（第 182 页），以巴罗 1804 年在伦敦首版的《中国游记》中所载的《茉莉花》乐谱为据。台湾学者黄一农虽提到《茉莉花》在马戛尔尼"使团返国后旋即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在伦敦出版"[3]（第 7 页），但没有提供任何相关依据。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茉莉花》是怎样被改编的？最早的改编本是在哪年出版的？改编者是谁？是以何种形式出版的？该版本与巴罗的《茉莉花》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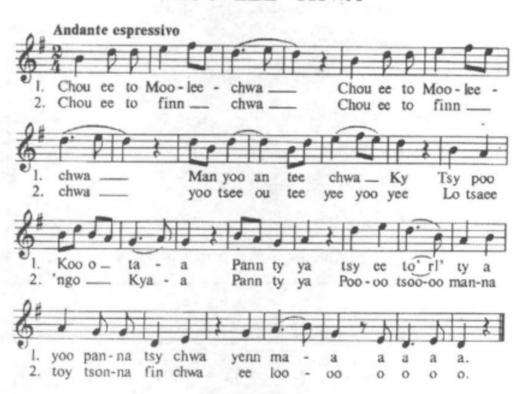
笔者所见的最早的例子是 1795 年在伦敦刊印的一本题为《两首原有的中国歌曲——〈茉莉花〉和〈白河船工号子〉——为钢琴或羽管键琴而作》[5]乐谱，该版本比巴罗一书首版早了将近十年。巴罗自己说过"《茉莉花》一曲是惠纳（钱仁康翻成"希特纳"）记下来的"[4]（p. 315）。惠纳（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1765－1847）是长期旅居英国的德国人，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之子多玛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8）的希腊文、拉丁文教师。1792 年，老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使团副使赴华，惠氏也应邀前往。除了做小斯当东的教师之外，精通拉丁文的惠纳还担当了文牍的重任，许多在北京和热河的拉丁文件都是由他翻译的。清内务档案中把惠纳称"伊登勒"，所列官职为"听事官"。[6]（第 562 页）此外，惠纳还肩负着观察、记录中国音乐的任务。[7]（pp. 168－169）[8]巴罗《中国游记》书中所载《茉莉花》由惠氏所记无疑，但《两首原有的中国歌曲——〈茉莉花〉和〈白河船工号子〉》中的《茉莉花》乐谱是否也出自惠纳之手不详。该乐谱的改编者和出版者是居住在伦敦的德国作曲家卡尔·坎姆布拉（Karl Kambra）。坎姆布拉并没有明确标明该曲的记谱人是谁，只是注明"以下中国歌曲是由一位曾为前英国使华团成员的绅士当场记下来，并带回英国的，因此，它们的真实性是可信的。"[④]王尔敏在《〈茉莉花〉等民歌西传欧洲二百年考》一文中说是惠纳"最早把《茉莉花》这首民歌介绍到欧洲，并首先在伦敦发布刊印的"[9]（第 179 页），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不过，惠纳和坎姆布拉应该是相识并且有交往的。除两者同是长期旅居英伦的德人外，惠氏还曾著有《一首来自中国的带有旋律的船工曲》一短文，专门向德国民众推荐坎姆布拉编配的中国歌曲《白河船工号子》，1796 年 1 月发表在德国刊物上[10]。惠纳 1897 年所著的《英国派遣至中国之使节团报告》一书[11][⑤]1799 年出的法文本也附有该曲的曲谱、歌词的法文、英文、德文翻译和惠纳的相关评述[12]。但不知为什么，惠纳无论在其书或其短文中都没有提到《茉莉花》。

关于最早为《茉莉花》配乐的坎姆布拉，学界所知甚少。有名的音乐辞书，如《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和《音乐的过去和现在》（MGG）等都没有提到他。只有 1824 年在伦敦出版的《古今音乐家词典》对他略有提及，说他是声乐和器乐作曲家，18 世纪后半叶长期住在英国伦敦，写过些声乐和器乐曲。改编出版两首中国歌曲似乎是他一生中的"亮点"之一，因为该词典特意提到他为钢琴和羽管键琴编配过一些中国歌曲，还出版过一些钢琴奏鸣曲和其他乐曲。[13]（第 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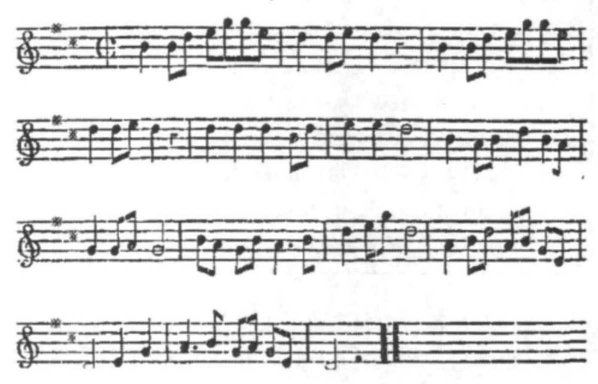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坎姆布拉刊行的《茉莉花》版本（见谱例 1）不仅比巴罗《中国游记》一书中所载的《茉莉花》谱例（见谱例 2）早将近十年在欧洲出现，在音阶、旋律、节拍、歌词及其英译上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在音阶上，坎姆布拉《茉莉花》用的是 mi、sol、la、si、do、re 六声音阶，而巴罗书中所载的《茉莉花》用的是 mi、sol、la、do、re 五声音阶。前者用了中国民间音乐中极少用的$^{\#}$F（*si*），而不是 G（*do*）。凡是巴罗书中记作高音 G 的地方，坎姆布拉都记作$^{\#}$F。这似乎并非像卢梭在其《音乐辞典》中对民间乐曲《万年欢》第三小节错记那样，是偶尔的笔误[14]，而更像是记谱者所录《茉莉花》不同之版本。

在节拍上，坎姆布拉是 2/4 拍，巴罗则为 4/4 拍。在旋律上，坎姆布拉比较平淡，巴罗则更多加花，更委婉。但坎姆布拉的旋律要比巴罗的长两小节。这一点如果我们将坎姆布拉的版本（谱例 3a）换成和巴罗一样的 4/4 拍（谱例 3b）就可看得更清楚：

谱例 1. [5]（reproduced in [7], p.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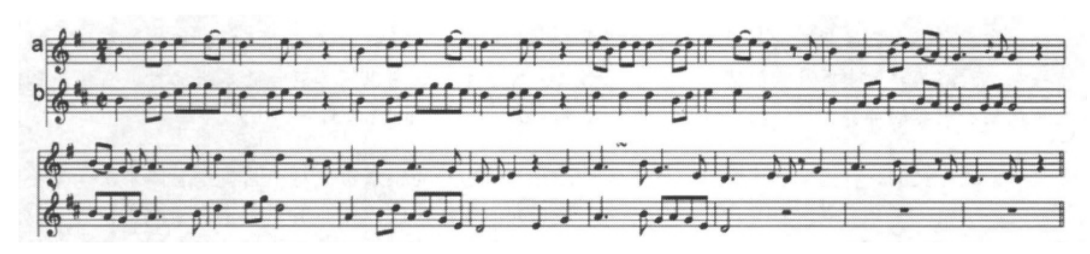


谱例 2. [4]（p. 316.）



本文中所刊谱例为原谱例的复印或缩印。

谱例 3.



谱例来源： Christian Utz，"Ein Feld，，entorteter" Identitäten-Essentialismus und Differenz in der neuen Musik Chinas und Japans" in *Reflexionen der kulturellen Globalisierung*-Dokumentation des Kolloquiums，，Identität-Alterität-Interkulturalität. Kultur und Globalisierung" am 26. /27. Mai 2003 in Darmstadt，p. 110.

除音阶、节拍、旋律相异外，坎姆布拉的版本中的《茉莉花》歌词和英文翻译也与巴罗的不同。以第一段歌词为例，坎姆布拉版所录的歌词为：

Chou ee to Moo-lee-chwa，	好一朵茉莉花
Man yoo an tee chwa ky tsy poo koo o ta a，	满园的花开赛不过它
Pann ty ya tsy ee to' r ty a，	本待呀摘一朵儿戴啊
Yoo pan na tsy chwa yen ma，a a a a.	又怕那栽花人骂

巴罗版记的歌词为：

Hau ye-to sien wha	好一朵鲜花
Yeu tchau yeu jie lo tsai go kia	有朝一日落在我家
Go pun tai poo tchoo mun	我本待不出门
Twee tcho sien wha-ul lo	对着鲜花乐⑥

在歌词的英文翻译上，巴罗自己将《茉莉花》汉语歌词直译成英文，坎姆布拉采用的是马戛尔尼使团随团医官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的自由体翻译：

巴　罗	坎姆布拉/斯科特
How delightful this branch of fresh flowers	Hail matchless flower mild Moo-lee-chwa
One morning one day it was dropped in my house	Loveliest of the gay parterre，
I the owner will wear it not out of doors	How shall I strive thy charms to draw，
ButI will hold the fresh flower and be happy.	Thy balmy sweetness fills the air.
How delightful this branch of the Moo-lee flower	Fain would I pluck thee peerless flower，
In the full plot of flowers blowing freely none excels it	And place thee on my panting breast，
I the owner will wear this gathered branch	Lest someone feeling too thy power
Wear it yet fear，the flower seen men will envy.	Should snatch thy bloom to make him blest.

黄一农在其《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西传与东归》一文中注意到“吧龙【巴罗】所提供的《茉莉花》歌词，很难用其书中所录的曲调唱出，反倒是与江苏《茉莉花》的词句及文义较契合。”他因此有“疑其所刊出的词和曲乃分不同时地所记”的猜测。[3]（第 7 页）

对于坎姆布拉的改编，巴罗不但知晓，而且还表示了不满。这从他在《中国游记》中写的下列一段话中即可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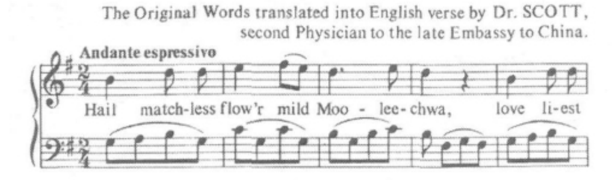
据我所知，这旋律已被加上了引子、尾声、伴奏和欧洲音乐一切精炼的技巧，在伦敦出版；这么一来，它就不再是中国朴素旋律的标本了。因此，我这里就还它以不加装饰的本来面目，正像中国人所演唱和演奏的那样，第一段歌词和它的译文也放在一起。[4]（pp. 315 – 316）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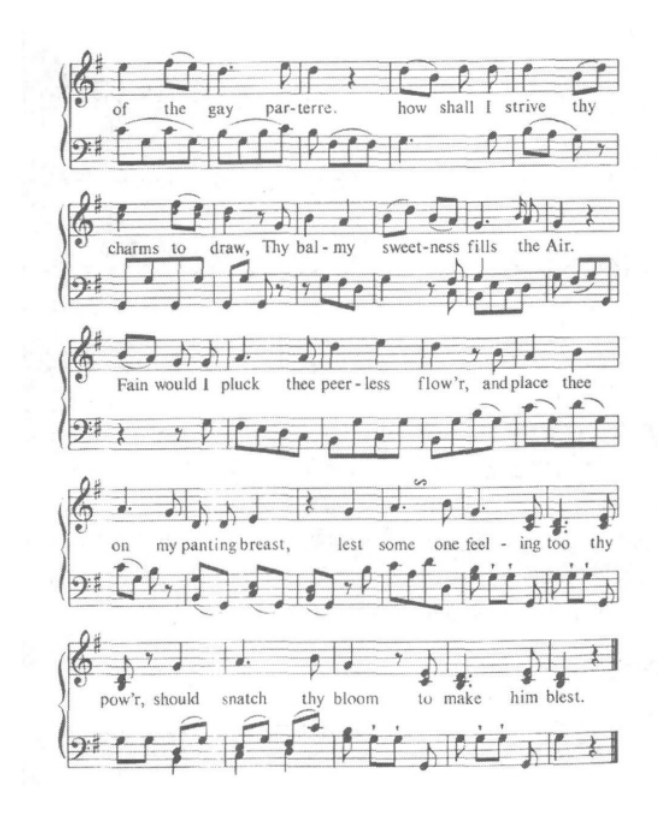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巴罗和坎姆布拉都称自己的《茉莉花》为正宗货。对中国音乐总体来讲印象不佳的巴罗之所以要将《茉莉花》曲谱收在他的书里，是因为他要将该曲以原有的风貌呈现给欧美读者，以正视听。[7]（p. 4）而没有身临其境亲耳聆听过《茉莉花》的坎姆布拉也不愿背上造假的恶名，除声称他所刊布的曲谱是来自中国的正版原装货外[6][7]（转引，p. 213），他还不忘声明他所做的只不过是配上低音，使其更适合西人听觉习惯而已[15]（pp. 223 – 224）。

二、作为沙龙音乐的《茉莉花》

坎姆布拉不仅是比巴罗早近十年用五线谱刊布《茉莉花》曲谱的欧洲人，也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为《茉莉花》配曲的西人。正是因为有了坎氏的配曲，《茉莉花》才得以作为沙龙音乐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已故民族音乐学家佛兰克·哈里森（Frank Ll. Harrison，1905 – 1987）在发表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观察（Observation）、诠释（Elucidation）、利用（Utilization）”三个词来概括 17 世纪到 19 世纪 30 年代西方人对东方音乐态度的几种类型。在他看来，坎姆布拉对《茉莉花》的编配即可看作是西方人对东方音乐“利用”的例证。[16]（p. 16）为了让《茉莉花》更容易被英国的主流社会所接受（用坎氏自己的话说“more agreeable to the English ear”“更适合英国人的耳朵”），坎姆布拉除采用了马戛尔尼使团随团医生威廉姆·斯科特（Dr. William Scott）翻译的英文歌词外，还特地为该曲加上了非常简单，但无疑是西方音乐语汇的低音伴奏（谱例 4）：[7]（pp. 213 – 214）

谱例 4. [5]（reproduced in [7]，p.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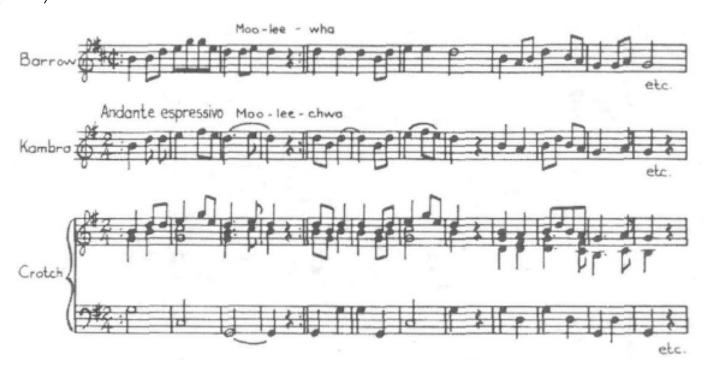




沙龙音乐的目的是在娱乐，而不是在求深邃。配上伴奏的《茉莉花》既可以让英人感受到该曲的异国情调，又不给他们太多的陌生感。就像欧美唐人街中国餐馆里的中国菜，既不能太正宗，也不能完全没有中国菜的味道。材料是中国的，但"烹饪法"是西方的。虽然对于坎姆布拉这种现在看来几近媚俗的做法，巴罗很反感，并在《中国游记》中登出惠纳所记《茉莉花》原谱以正视听。但经坎姆布拉改编后的《茉莉花》依然不胫而走，除在英国流行外，在美国也广泛流传。如当英国移民本杰明·卡尔和约瑟夫·卡尔（Benjamin and Joseph Carr）在美国创立第一个音乐周刊《钢琴音乐杂志》（*Musical Journal for the Pianoforte*）时，坎姆布拉改编的《茉莉花》和《白河船工号子》即在重印之列，并于1802和1803年之间——即在巴罗《中国游记》一书出版之前一年——在美国出版。[17]（p. 20）

三、作为世界各民族音乐教学和音乐史教材的《茉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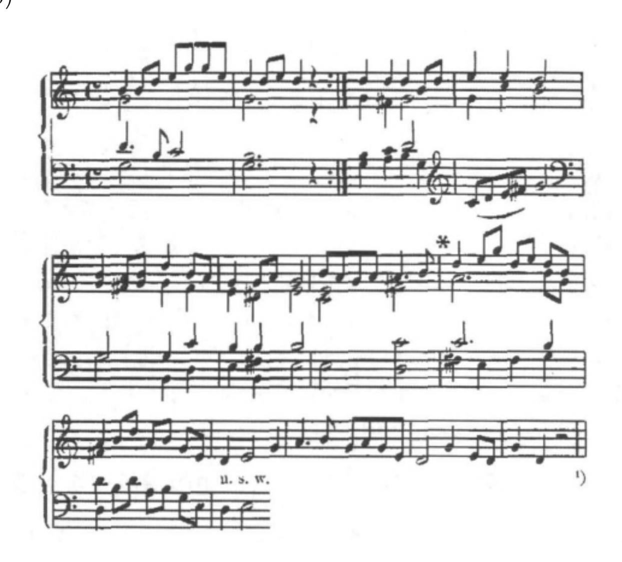
经过改编的《茉莉花》作为沙龙音乐不但进入了英美的主流社会，还作为早期民族音乐学教学资料被带入了大学的讲堂。最早将包括《茉莉花》在内的中国曲调引入英国大学讲堂的是有音乐神童之称的英国管风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威廉姆·克罗齐（William Crotch，1775－1847）⑧。4岁即为英国国王演奏管风琴、22岁时就任牛津大学音乐教授、24岁就获得牛津大学音乐博士学位的克罗齐，1807年在伦敦编辑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各种音乐风格样本》（*Specimens of Various Styles of Music: Referred to in a Course of Lectures at Oxford & London and Adapted to Keyed Instruments*）一书。该书是在他在牛津和伦敦大学教学讲义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第一卷中包含的五首中国曲中，就有《茉莉花》。但奇怪的是，力求展示世界各国音乐风格的克罗齐在这里却没有直接选用巴罗《中国游记》中所载的不加修饰的《茉莉花》乐谱，而是采用了坎姆布拉的版本。不过，他倒是没有像坎姆布拉那样用六声音阶，而是改回到了五声音阶。[16]（pp. 15－16）此外，在伴奏部分他也没有因袭坎姆布拉的做法（谱例5）：

谱例 5. ［16］（p.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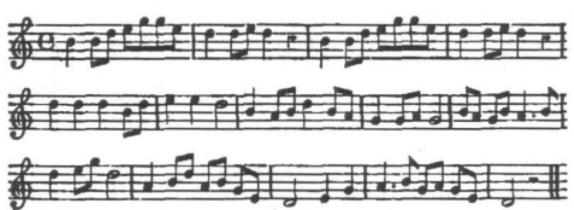


除作为民族音乐学教学资料被用到大学讲堂外，《茉莉花》还作为中国歌曲的范例在 19 世纪欧洲各类音乐史书中出现。如 1880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由波希米亚裔德国音乐史家、乐评家奥古斯特·威廉·安布罗斯（August Wilhelm Ambros，1816 – 1876）所著的非常有影响的《音乐史》［18］一书中就刊载有《茉莉花》谱例。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罗斯虽像钱仁康先生提到的那样，用了巴罗一书中所载的《茉莉花》谱例［2］（第 183 页），但并非照单全收。他不但加上了伴奏，在旋律上也经过了改编。如谱例 6 中的第八、十、十二、十三小节就与巴罗书中的《茉莉花》不同：

谱例 6. ［18］（p. 3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19 和 20 世纪出版的著述中没有直接采用巴罗书中所载《茉莉花》谱例的例子。如德国钢琴家、作家卡尔·恩格尔（Carl Engel，1818 – 1882）1864 年出版的《最古老的国家的音乐》［19］（p. 129）和 1866 年所出的《民族音乐研究导论》［20］也都采用了巴罗书中的谱例。唯一的不同点是后一书中的谱例，没用调号（谱例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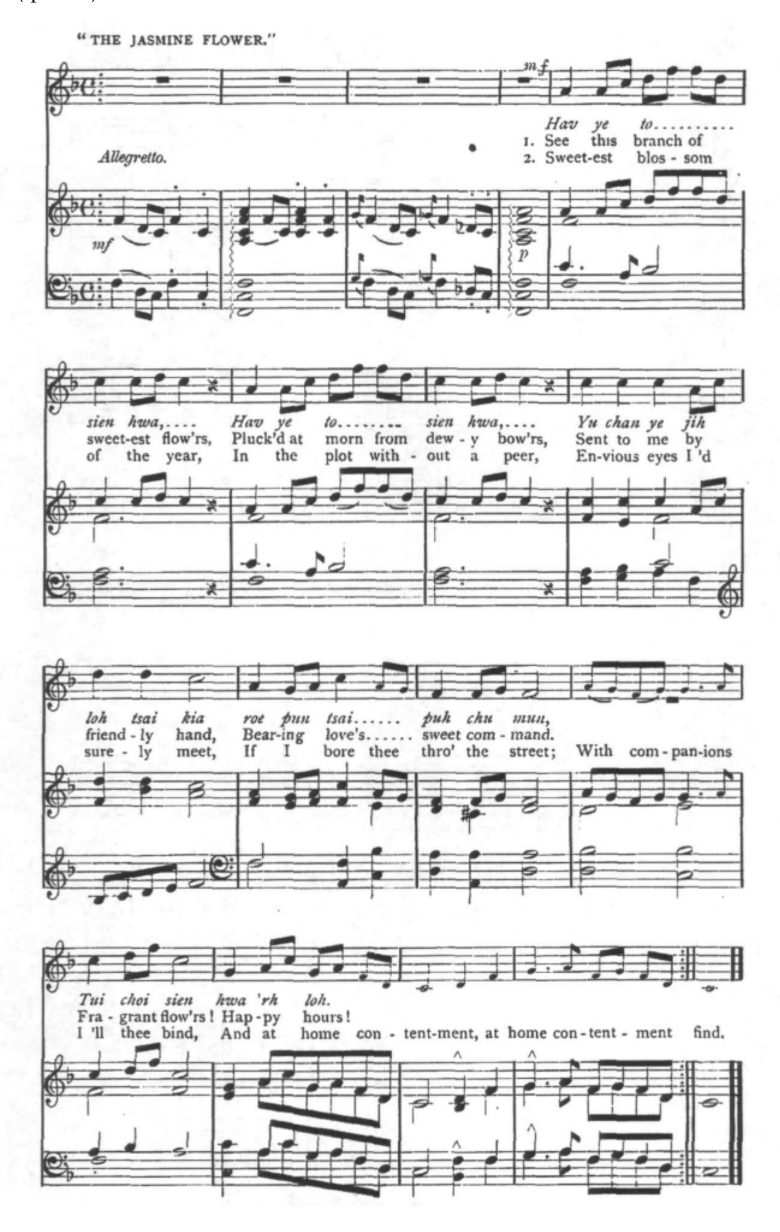
谱例 7. ［20］（p. 50）



四、欧美期刊论文、民歌歌谱集及百科全书中的《茉莉花》

《茉莉花》作为中国音乐的范例还在19世纪下半叶欧美发行的期刊及众多的歌谱集中出现。如1889年1月在美国通俗季刊《世纪》(*The Century*) 上就载有《茉莉花》。[21] 但是，该刊所载的《茉莉花》谱，虽然也采用了巴罗《中国游记》一书中所记的旋律，但做了三点改动：一是把整个音域降低了（也许是为了照顾非专业歌唱者音域的缘故吧，该谱比原谱降低了一个全音，从原来的G调降成了F调）；二是配上了新的伴奏；三是重新翻译了歌词（谱例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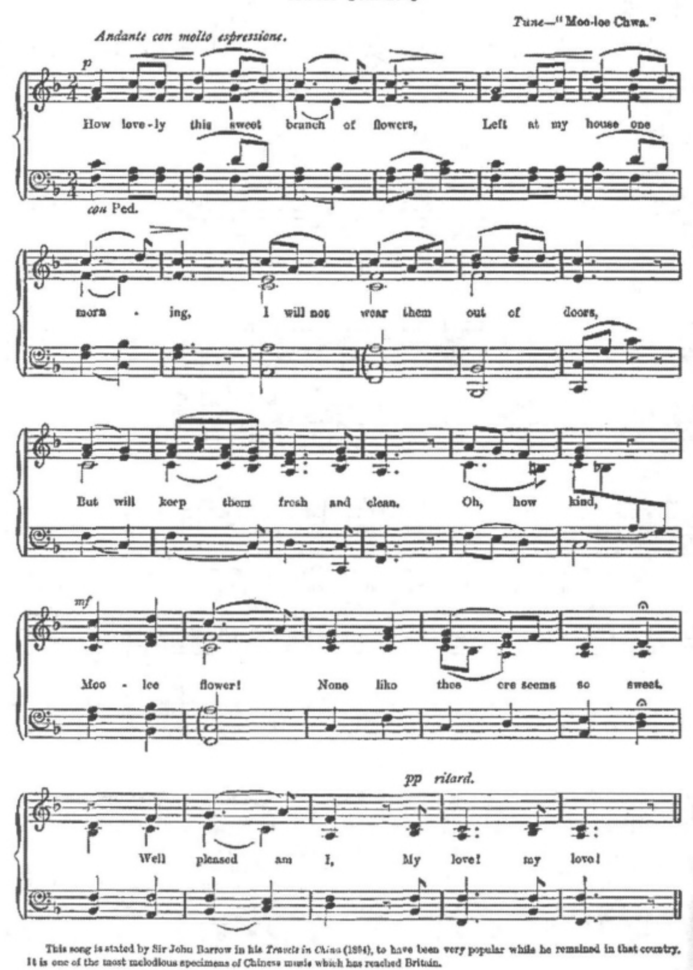
谱例8. [21]（p. 450）



同样，1901年英国人布朗（James Duff Brown，1862－1914）和苏格兰人莫法特（Alfred Moffat，1863－1950）合编的《各国特性歌曲和舞蹈》[22] 一书中采用的《茉莉花》，虽标明是取材于巴罗的《中国旅行》，但也用了F调，并加上了不同的伴奏（谱例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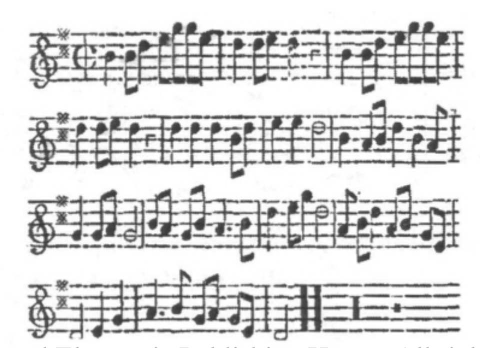
谱例9. ［22］（p. 250）





直接采用巴罗书中所载《茉莉花》谱例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⑨，但大多出现在百科全书类的辞书中。如以下这个采自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大百科全书》第六卷［23］的谱例中国音乐谱例就是直接采自巴罗的《中国游记》（谱例10）：

谱例10. ［23］（p. 289）



五、19 世纪来华西人笔下的《茉莉花》

除了百科全书、音乐著述和相关歌集外，19 世纪后来华的一些传教士和外交官在其关于中国的著述中也有引述到巴罗《茉莉花》的。如 1833 年抵达广州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在其首版于 1848 年的《中国总论》中，就原封不动地援引过巴罗书中的《茉莉花》谱例。[24]（p. 166）1874－1878 年在厦门传教的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陆一均（Edwin Joshua Dukes）在其关于在福建传教的书中谈到唱歌对宣教的重要性时，也对巴罗书中的《茉莉花》曲调予以重印并大加推荐。[25]（p. 322）⑩

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下半叶来华的西人中，也有人在著述中提到过《茉莉花》的地域特征及其不同变种。如晚清来华的英国领事嘉德乐（C. T. Gardner）在一篇发表于 1873 年的论文中就谈到他在宁波听到的、他认为与《茉莉花》属于同宗的《牡丹花》。虽然他在论文中没有提供谱例，但他提到卫三畏《中国总论》一书中的谱例和卫氏的英文翻译，他自己也将另一版本《茉莉花》的几段歌词翻成英文（见图 1）：[26]（pp. 252－254）（参见［3］，第 8 页）

图 1. ［26］（p. 253）

I.
Such a nice little blooming flower,
Such a dear little faëry flower,
Once in the morning tide,
Came early to my bower.*

II.
Let me joy in thy opening beauty,
Or else I shall scold you, my beauty,
You blooming little bud,
To scold you, I feel it a du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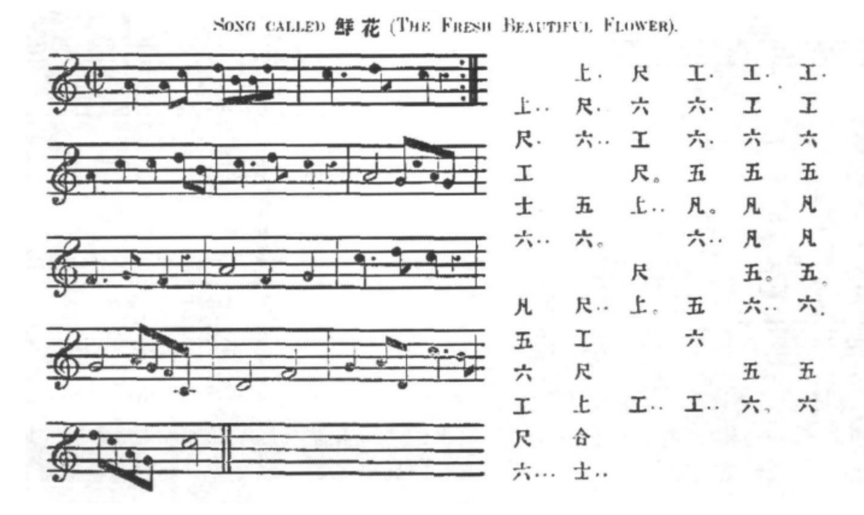
III.
Such a sweet little Mo-li flower,
Such a pure little scented flower;
The garden is full of bloom,†
But you're the fairest flower.

IV.
To plant you near me, I desire,
But fear th' owner's anger and ire,‡
The man by whom you were grown,
I fear his hot-headed ire.

好好一個小鮮花 好好一個小仙花 有一朝落與我家
若你不給我開花 我就將你罵 自將顆花定要將罵
好好一個木梨花 好好個香花 滿園之花都不如他
要將你擱在我家 又恐怕看花人罵 實在恐怕栽種人罵

由于其流传的广泛性，19 世纪下半叶来华的西人中，也有人用《茉莉花》作为例子来解释中国音乐记谱法的。如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荷兰人阿理嗣（J. A. van Aalst）在其 1884 年出版的《中国音乐》[27]一书中就以《鲜花调》为例（谱例 11），介绍中国工尺记谱法的时值和节拍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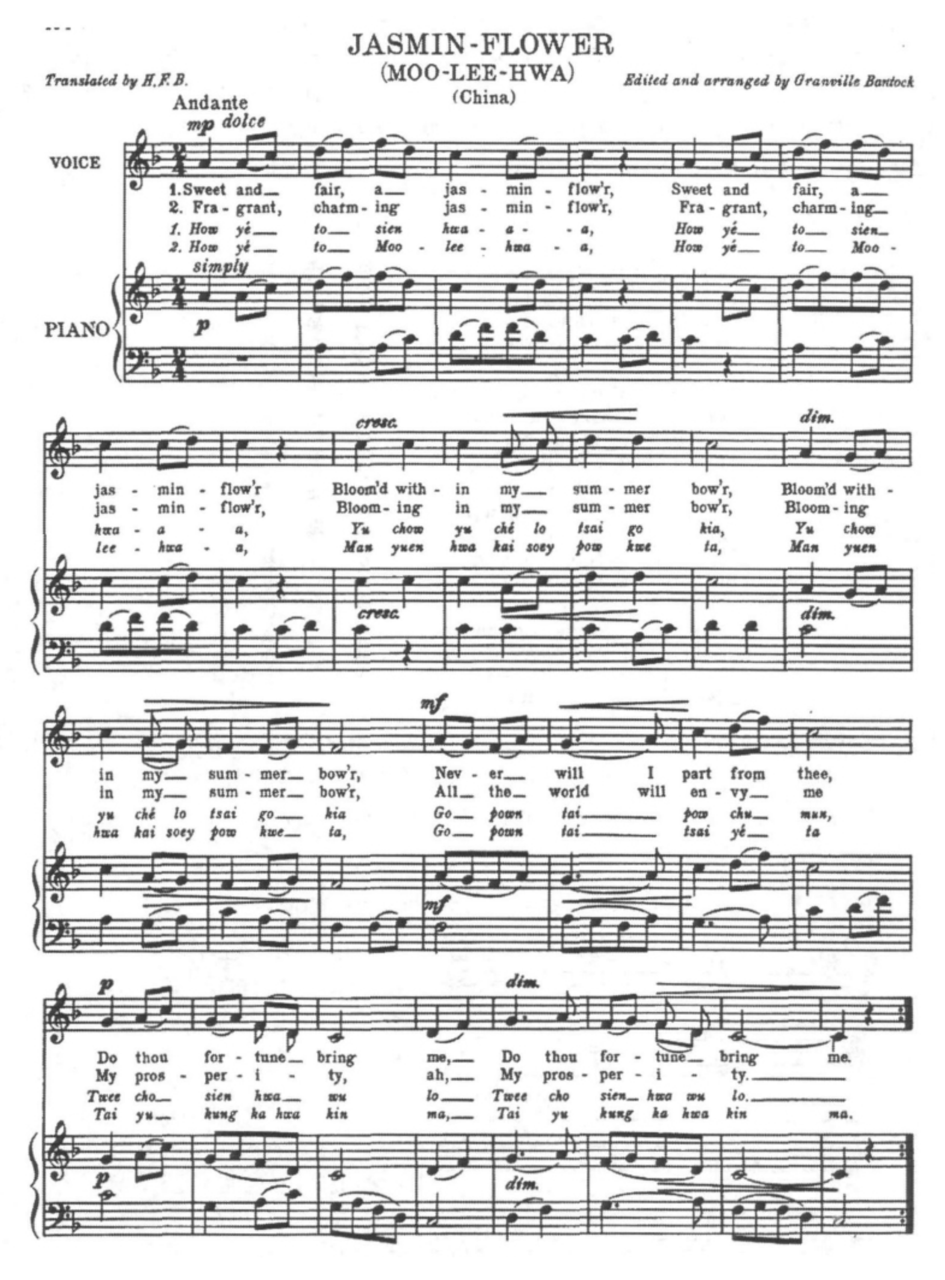
谱例 11. ［27］（p. 19）



六、作为音乐会和军乐队曲目的《茉莉花》

以往有关《茉莉花》在海外的研究，都把焦点毫无例外地放在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对该曲的运用上[11]。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普氏之前，已有作曲家将《茉莉花》搬上音乐会舞台。只有钱仁康先生提到 20 世纪初英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格兰维尔·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1868－1946）把《茉莉花》的钢琴伴奏写成一首二部卡农（见谱例 12）之事［2］（第 183－18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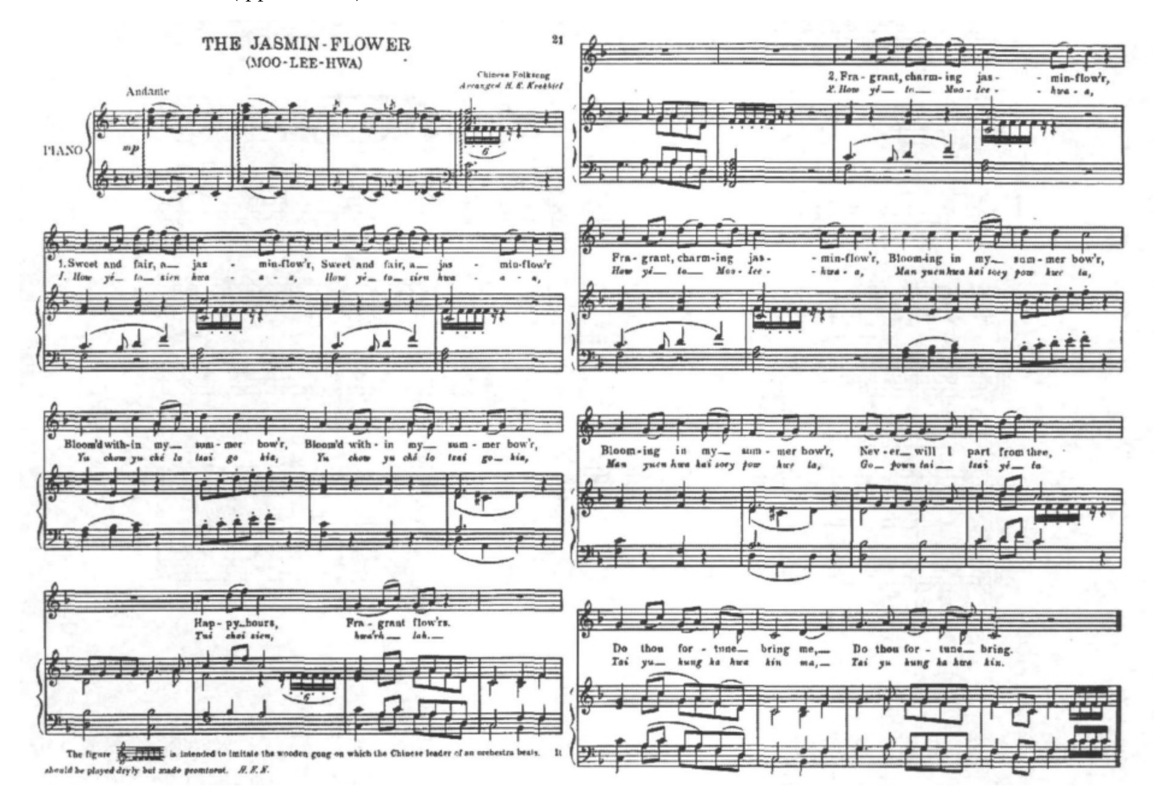
谱例 12. ［28］（p. 164）



其实，在刊有班托克这首二部卡农《茉莉花》的《各国民歌一百首》［28］1911 年出版之前，也有人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如美国著名音乐评论家、编辑亨利·克雷比尔（Henry Edward Krehbiel，1854－1923）[12]早在 1891 年就为《茉莉花》加上了引子和伴奏。该曲（见谱例 13）深受波兰女高音歌唱家马尔采拉·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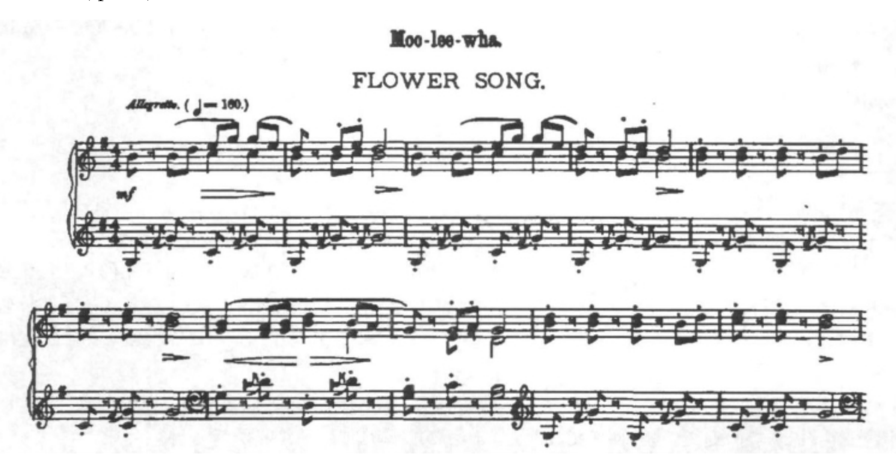
布里奇（Marselca Sembrich，1858 - 1935）⑬的喜爱。曾担当过德累斯顿、纽约大都会等著名歌剧院主要演员的森布里奇不仅在音乐会上演唱此曲，还将其收进她编辑的《我最喜爱的民歌》［29］一书中，于1917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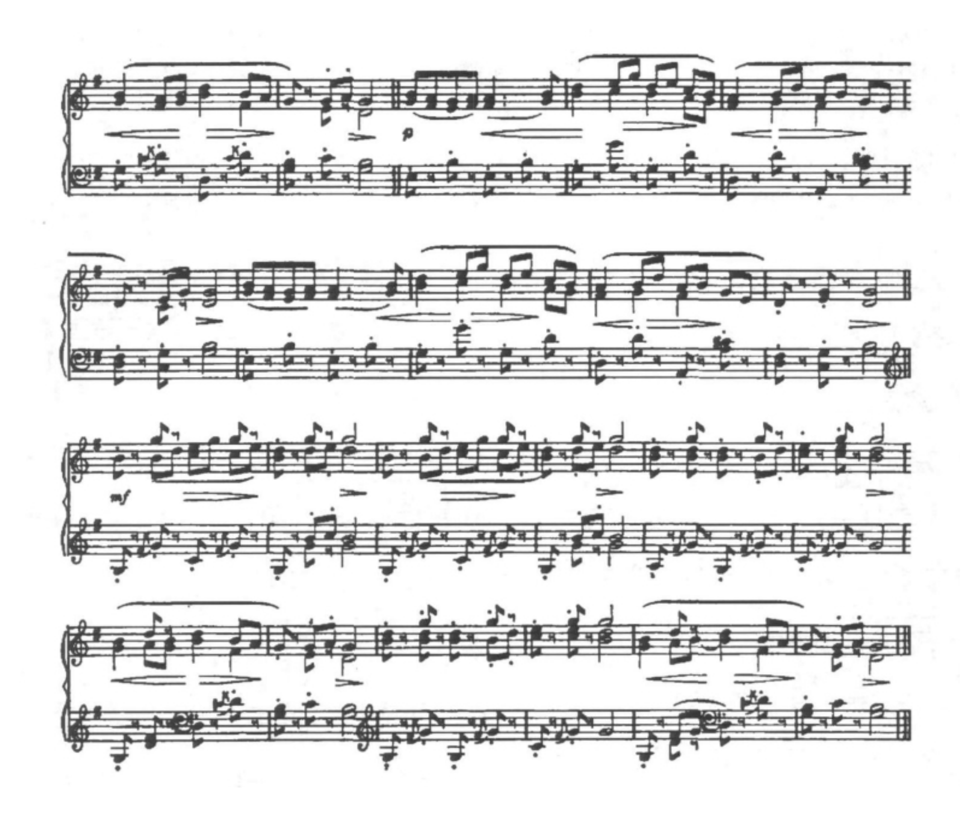
谱例13. ［29］（pp. 21 - 22）



《茉莉花》不仅在20世纪之交已成为音乐会上的曲目，还被改编成军乐曲作为迎宾曲演奏。如由美国作曲家、军乐队指挥家帕特里克·吉尔摩（Patrick S. Gilmore，1829 - 1892）创建的军乐队早在1868年就为来波士顿访问的中国使节演奏了《茉莉花》。［17］（p. 20）1890年11月在美国费城出版的《各国国歌、爱国歌及典型性歌曲》［30］一书，也收有《茉莉花》（见谱例14）。该书由有“进行曲之王”之称的、曾创作过《星条旗永不落》等众多军乐曲的美国作曲家、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1854 - 1932）编辑，同时刊出的还有可能是曾纪泽谱曲的最早期的国歌《普天乐》。

谱例14. ［30］（p. 64）





结　语

以上笔者通过检索一些尚未被国内学者有效利用的西文文献对民歌《茉莉花》在海外的流传和演变情况进行了考证。从以上所举的例证可以看出，《茉莉花》不仅在巴罗《中国游记》1804 年出版之前就已在英国刊行，所流传的版本也不止巴罗书中所载一种。在海外的流传过程中，《茉莉花》还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作为沙龙音乐的《茉莉花》在 1795 年就已出现在英国的主流社会；作为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教材的《茉莉花》在 19 世纪初已被用在牛津大学的讲堂；即使是作为音乐会曲目的《茉莉花》也早在《图兰朵》之前在欧美的音乐会舞台上展现。

Abstract: This essay traces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folksong *Moo-lee-wha* (Jasmine flower) abroad from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late 1910s. Apart from presenting various (and mostly little known) versions of the song, it also examines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Moo-lee-wha* had been used to inform Euro-American society of Chinese music.

Keywords: *Moo-lee-wha*; Hüttner; Barrow; Kambra; Euro-American transformation

---

① 王尔敏《〈茉莉花〉等民歌西传欧洲二百年考》。此文最先刊载在《汉学研究》，第 11 卷 2 期（1993）185 – 200 页，后收入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年）176 – 191 页。

② 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毕明辉《20 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李云《中英音乐交流的三个阶段》（福建师大硕士论文，2006）。李云《马戛尔尼使团与中英音乐文化交流》载《艺苑》2006 年第 7 期，35 – 41 页；李云《巴罗〈中国游记〉与中国音乐西传》载《中国音乐学》2007 年第 4 期，92 – 97 页。

③ 商瑜《浅析歌剧〈图兰朵〉中的“中国元素”及艺术价值》载《美与时代》2009 年 12 期，76 – 77 页。王燕《解读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的“中国元素”》（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0），7 – 9 页。

④ 见参考文献［5］、Reprinted in［7］（p. 213）.

⑤ 该书175－182页谈及中国音乐时，不仅谈到中国乐器、音阶、节奏、中国人的审美喜好、中国戏曲的唱白，还提到他在热河聆听中国礼乐时的感受。

⑥ 关于巴罗《茉莉花》中文原歌词的还原，学者意见不一。本文所引为黄一农据王尔敏、王桂芹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并参照原书的英译重新进行过整理的歌词。见［3］（第4页）。

⑦ 此处所引译文取自文献［2］（第182页）。

⑧ 关于克罗齐，可参见《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270页。

⑨ 据钱仁康先生说，采用巴罗《茉莉花》的还有丹麦人安德烈·彼得·贝尔格林（Andreas Peter Berggreen，1801－1880）和美国人夫罗伦斯·赫德孙·博茨福德等。前者在其1870年所编《民间歌曲和旋律》（*Folke-Sange Og Melodier*，*Faedrelandske Og Fremmede*，*Samlede Og Udsatte for Pianoforte*）第10集"采用或引用了"巴罗《中国旅行》中的《茉莉花》。后者在其1922年编的《各族民歌集》中也收入了《茉莉花》。此外，1937年梅布尔·格林等人编的《各国歌曲集》也有《茉莉花》。详见［2］（第183－184页）。但这些著述收入的是《茉莉花》的原谱，还是经过配器的改编谱，笔者目前还没有查找到相关原书，不便妄言。

⑩ 此一信息由福建师大闽台研究中心吴巍巍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⑪ 关于普契尼与《茉莉花》，可参见Mosco Carner，*Puccini*：*A Critical Biography*（New York：Alfred A. Knopf，1959），pp. 450－457.

⑫ 关于克雷比尔，《牛津简明音乐词典》有简介，见633页。

⑬ 森布里奇幼时受李斯特鼓励转攻声乐，1878－1880任德累斯顿歌剧院演员，1880年在科文特花园剧院首演。1880－1884每季度都回伦敦演出，1883年任纽约大都会演员，并一直在音乐会上演唱。1924年起在茱莉亚特音乐学院任教。参见《牛津简明音乐词典》1056页。

参考书目：

［1］钱仁康.《妈妈娘好糊涂》和《茉莉花》在外国［J］.音乐论丛，1980（3）.

［2］钱仁康.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A］.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上册）［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181－186.

［3］黄一农.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西传与东归［J］.文与哲，2006（9）：1－16.

［4］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M］. London：Cadell & W. Davies，1804.

［5］Karl Kambra. *Two Original Songs Moo－Lee－Chwa & Higho Highau for the Piano Forte or Harpsichord*［Z］. London，1795.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7］Frank Ll. Harrison. *Time*，*Place*，*and Music*：*An Anthology of Ethnomusicological Observation c.* 1550 *to c.* 1800［M］. Amsterdam：Knuf，1973.

［8］Charles Burney."Chinese Music"［A］. In Abraham Rees ed.，*The Cyclopaedia*，*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Sciences*，*and Literature*［Z］. Vol. 7. London：Longman，1819.

［9］王尔敏.《茉莉花》等民歌西传欧洲二百年考［A］.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176－191.

［10］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Ein Ruderliedchen aus China mit Melodie"［J］. *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 11，1796：35－40.

［11］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Nachricht von der Bri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heil der Tartarei*［M］. Berlin：Voss，1797.

［12］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T. F. Winckler. *Voyage à La Chine*［M］. Paris，1799：264－266.

［13］John S. Sainsbury and Alexandre Choron."Kambra"［A］. *A Dictionary of Musicians*：*From the Earliest Ages to the Present Time*［Z］. London，1824. Vol. 2.

［14］钱仁康.谬种误传二百年——韦伯和兴德米特笔下的"中国曲调"［A］.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下册）［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340－345.

［15］"Review of New Musical Publications"［J］. *The Monthly Magazine and British Register for* 1797，Vol. 4，1798：223－224.

［16］Frank Ll. Harrison."Observation，Elucidation，Utilization：Western Attitudes to Eastern Musics，ca. 1600－ca. 1830"［A］. In Malcolm H. Brown and Roland J. Wiley eds.，*Slavonic and Western Music*：*Essays for Gerald Abraham*［C］. Ann Arbor，Mich.：UMI Research Press；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7］Krystyn R. Moon. *Yellowface*：*Creati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Performance*，1850*s*－1920*s*［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

［18］A. W. Ambros. *Geschichte der Musik*［Z］. Leipzig，Verlag von F. E. C. Leuckart，1880.

[19] Carl Engel. *The Music of the Most Ancient Nations* [M]. London: John Murray, 1864.
[20] Carl Enge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Music* [M]. London: Longmans, 1866.
[21] H. E. *Krehbiel*, "*Chinese Music*" [J]. In The Century, Vol. 41, No. 3, 1891.
[22] J. D. Brown, A. Moffat ed., *Characteristic Songs and Dances of All Nations* [Z]. London: Bayle & Ferguson, 1901.
[23] David Brewster ed., *The Edinburgh Encyclopaedia* [Z].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30. Vol. 6, p. 289.
[24]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M]. New York and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Vol. 2.
[25] Edwin Joshua Duk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China* [M].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85.
[26] C. T. Gardner. "*Chinese Verse*" [J]. The China Review, Vol. 1, 1873 (4): 252-254.
[27] J. A. van Aalst. *Chinese Music*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84.
[28] Granville Bantock ed., *One Hundred Folksongs of All Nations* [Z]. Philadelphia: Oliver Ditson Company, 1911.
[29] Marselca Sembrich ed,. *My Favourite Folk Songs* [Z]. Boston: Oliver Ditson, 1917.
[30] John Philip Sousa. ed., *National, Patriotic and Typical Airs of All Lands* [Z]. Philadelphia: H. Coleman, 1890.

（责任编辑：温永红）

（上接第69页）

① 李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海燕艺术学院创办人；撰有《李明吟唱曲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调弦集·音乐论稿》等中国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相关论著。

②《唱词音声析》（原为《唱词音声说》）已入选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12JHQ009。

③ 霍亚新，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

参考文献：

[1] 黄妙秋．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研究［D］．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09.
[2] 刘红．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记谱问题［J］．音乐艺术，1996，(4)：20-26，45.
[3] 李岩．论民族音乐学记谱中所涉及的理论与方法［J］．音乐研究，1998，(1)：66-72.
[4] 李明．李明吟唱曲集［M］．香港海燕书社，2002.
[5] 詹伯慧（主编）．广州话正音字典［Z］．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6]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8] 宋健榕、余小慧（主编）．粤语入门［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杨民康）